



7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钟 声

山东省革委文化局创作组编

•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•

1975年11月第1版 1975年1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99·148 定价：0.63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编入短篇小说十九篇。作品大都写作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表以后，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，从各个生活侧面，塑造了一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英雄人物形象；并以锐利的笔锋，批判了修正主义，批判了资产阶级，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，对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将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
作品大都出自工农兵作者之手，语言生动朴实，生活气息浓厚，在政治与艺术方面都具有一定水平。

目 录

春风送暖.....	社员	肖端祥 (1)
决 裂.....	工人 康云	杨长瀛 (39)
主动出击.....		郭 震 (60)
钟 声.....	社员	邵勇胜 (83)
凌云箭.....	工人	孙慈忠 (97)
青松老汉.....	社员	孟吉庆 (126)
女常委.....		张翊翔 (137)
红 花.....	社员	冯传家 (154)
新任场长.....		魏树海 (168)
风雷山下.....		李从林 (186)
春 雨.....		徐璧茹 (202)
方 向.....		朱华堂 (217)
征途第一步.....	工农兵学员	王文章 (230)
下乡第一天.....		王业廷 (243)
任 务.....	工人	于克里 (259)
家兰嫂.....		郭荣光 (272)
清理组长.....		赵梦霆 (286)
小气象哨.....	工农兵学员	魏绪玉 (303)
三打报告.....	工人	张宝昌 (319)

春风送暖

社员 肖端祥

一

冬天尽了，春天来了，杏花河里的水暖了，两岸的麦苗也绿了。

通往杏花河大拱桥的宽阔公路上，有一个小伙子身披朝霞，猛登自行车。那黄呢鸭舌帽推到后脑勺，露出他那一把抓的锄刃似的小平头。从他嘴唇上那细细的茸毛上，可以断定他顶多不过二十出头年纪；从他那厚厚的嘴唇上，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；从他那大而有神的眼睛上，可以猜测出他是一个很有心劲的青年干部。

他叫耿强，是杏花村大队党支部书记，去年又被提拔为县委副书记。一提起他的名字，方圆几十里路，谁个不晓得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，是抓革命促生产的能手。在一九六六年那火红的年代里，他幸福地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。他从北京回到杏花河边，第一个在村里打起“向反动派造反有理”的大旗，带领战斗队的红卫兵小将，罢了那个死不悔改走资派梁金贵的官，夺了他的权。后

来经过整党建党，吐故纳新，他便是纳新对象之一。不久，大队党支部改选，他又担起了这个大队的重担子，当上了第一把手。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，就是这个年轻的党支部书记，带领贫下中农与人斗，与天斗，天天斗，月月斗，斗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大丰收。这真是路线对了头，一步一层楼。第二年又来了个大飞跃，粮食亩产竟超过了一千斤。“青年支书扛大旗，杏花河边创奇迹”，这一下子从杏花河边红遍全县。根据上级指示，为了建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，这个年轻的支部书记又被选拔出来，当了县委副书记，不过他仍然兼任杏花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，不打算脱离生产。可有的人想：耿强一下到了县里，这可永远离开杏花河边了，到大高楼上办公，到大院里吃食堂去了。

眼下这个县委副书记，却又回到了杏花河边。你看后车座上封着行李卷，那个印着“中国共产党惠民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”的白色塑料文件袋，依然装着那本《毛泽东选集》四卷合订本，挂在车把上，闪着夺目的光辉。

在那九节青龙山下的大平原上，要不是那长长的杏花河堤堵住了视线，一定望得更远些。“东方红”奔跑着，高唱着，在河边耕地。杏花河的堤岸上有一根一搂粗的大管子，从河里抽出清悠悠的春水，又水花飞溅地浇进翠绿的麦苗地里。在青杨镶边的公路上，一辆大胶轮拖拉机拉着满满一拖斗粪，向河边跑去。远处铁牛吼，近处皮鞭响，田间红旗飘，村里喇叭唱，勾勒出一幅大干快上的春光图，把一个美好明朗的春天衬托得更加生气勃勃。

绕村的钻天杨叶儿刚刚绽出，长长的杨树毛子象坠子似地挂满树，节节排排的耐火红瓦房，雪白雪白的墙壁，水泥抹缝的青石屋垫脚，高高扬扬站立在广场上的电影架子……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。

耿强登到村头，从车子上下来，他这个姿势，他这个行动，完全是在准备和熟人打招呼呀。果然村里飞出一溜小车队，一辆咬一辆，颤颤达达冲过来了，少说也有二三十辆。近了，只见打头车的小伙子挺着胸膛，双手轻轻地扶着车把儿，肩上的毛裤打着弯子，看来也不怎么起作用了。这不正是冲子吗？冲子也认出了耿强，连忙把小车往前一竖，车拱嘴先着了地，又用点棍在后边支住。耿强也忙停住自行车，用右脚尖去钩车后撑子。

“冲子！”

“耿强！”

“耿书记。”

“……”大家都齐呼啦儿把青年书记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。耿强一一地和大家打招呼。

耿强前前后后打量了一遍，问：“冯队长呢？”冲子把脸一沉：“冯队长赶青阳店集去了。”耿强心里猛一嘀咕：一个生产队长不管生产，怎么丢下社员去赶集呢？他问：“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吧？要不，大忙的天，队长能去赶集？”冲子哧地笑了一声：“只不过去买两只小猪罢了。”耿强心里琢磨：买两只小猪，怎么也非当队长的亲自跑一趟不可呢？

“耿书记！”女社员雨蓉也点住车来了。

冲子趁这个空儿推过耿强的“飞鸽牌”，一翘脚尖轻轻地骑了上去，趑过车头，双手一抻腰，大撒把了。

一辆红色白杠的漂亮大客车过去了。耿强说：“小心，这路上车来车往，要撞在车上可就毁了。”冲子说：“这么宽广的马路，闭着眼也没事儿。”说着他又跳了下来，说：“你这车儿怎么不及我那‘大金鹿’溜呢？”他又按一按车铃：“咳，也不如我那车铃脆生。”又低下头看了一阵子：“耿强，你这个人，咋不勤擦一擦？看尘土大厚的，一辆新车，弄得乌眉皂眼。哈，是新三分硬，骑个十年八年还没问题。”雨蓉说：

“十年八年？十五年也没问题呀。”冲子哼了一声：“要让你骑，二十年也坏不了，看见块坷垃也吓得跳下车子。耿强可不行，今日会，明日会，车轮儿不知一天转多少遭。耿强，你说对不对？”雨蓉轻轻地拉了他的衣角一下：“你说话要有点礼貌，人家是县委副书记，你咋一口一个‘耿强’地叫呢？”冲子满不在乎地翻了她一眼：“什么书记不书记？俺两个小时常在杏花河里捉嘎咬^①，谁不认识谁。”耿强回过头来，对雨蓉微微一笑：“雨蓉，你发誓要把我孤立起来，对不对？那样呀，梁金贵一定高兴得拍巴掌。”

雨蓉一怔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耿强说：“什么书记不书记，我和你们一样，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民公社社员，只是分工不同罢了。叫我‘耿强’这证明咱们不分彼此，没有隔阂，亲切得多了。”

^① 嘎咬：杏花河里的一种小鱼，身上有三个小翅，对人一刺，很疼。

冲子看了雨蓉一眼，雨蓉脸上有点发红了。

耿强对着小车打量了一遍，他咦了一声：“这么多小车呀！”冲子说：“这还不够用呢！去年我们狠抓了一下养猪积肥，光春节前攒下的土肥，真和这制粮山子^①一样呀。尽管拖拉机拖，大胶轮车拉，还是运不上，所以就把全部小车用起来了。”耿强问：“这么说，连小车也没有闲着的了？”冲子把脸一抹：“要不提这个，我还不生气呢！就是咱冯队长，见队里要推粪，快快当当地把自己的小车卖了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”耿强说：“他卖了小车怎么干活？”冲子说：“当队长了，还干活？光脑力劳动就行了。”耿强暗暗吃惊：老冯这个人要变了！了解了解得对症下药。

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

得先从下台的干部梁金贵说起。这个从党内清洗出来的坏家伙，一听见社会主义这几个字，就恨得咬牙切齿，抓耳挠腮。自从他的“死对头”耿强被调到县里，他的鬼点子又渐渐露头了。从“拥护”干部和“爱护”干部下手做起：听说冯大昌上公社开会没自行车，想买辆旧的，他就主动地把自己那老牌苏造的自行车推过来。因为冯大昌是他过去的老下级，在台上时，他对大昌又很重视，还有点老关系。冯大昌却不愿再和梁金贵犯来往了，推辞说：“老梁啊，今后你还是和我少接近，咱们来往多了，影响不好呀！”梁金贵冷冷一笑：“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。当年我在台上时，可没

① 制粮山子：是九节青龙山下一个很小的山丘。据传说，过去我们山东人向统治阶级每年交纳的粮食，相当于这座小山。

少提拔你呀。你当生产队长是我提拔的；你当大队党支部委员，也是我提拔的；现在我一下台，你也竟说出这种话来。”梁金贵说完，转身就要走。冯大昌叫住了他：“你别跟我套近乎。没有你那些提拔，我也惹不了那么大的麻烦。”梁金贵听出来老冯口气并不是没点活动，又转回来笑了笑说：“这等事很难说啊，现在老字号的干部，就是得处处小心。当初让我交代分田到户、分牛到人的情形，我交代了我个人，没咬上你，就是怕给你添麻烦。其实在原来的党支部委员中，你也是拥护我的。在动手分地时，我丈量土地，你楔的橛子。可是在运动中，这些都揽在我一人身上了。我宁愿一身担，不愿你为难呀。”见冯大昌没再熊他，姓梁的又逼近一步：“这辆破车子，按说我就该白送你用了，可是避避嫌疑也好，咱们公事公办，就算卖给你吧。”冯大昌说：“我想买辆车子不错，可现在办不到，我还没准备钱哪。”梁金贵说：“你需要就先用着，这还不好说。”冯大昌连说不要，梁金贵放下车子就走了。就这样梁金贵那辆车座套上绣着“富贵常在”四个字的苏造老牌货一转手就姓了冯。

冯大昌骑上了梁金贵的车子，不知不觉中思想上生出来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

社员当中有反映了，冯大昌的威信下降了。梁金贵欢喜死了：冯大昌上了钩，你耿强扯起来的这面红旗，不愁几天就要折断在杏花河上了。为了促使他的美梦早日实现，那天他又找上冯大昌说：他要去临河赶集。他说，临河集小推车很贵。小推车不光队里有，社员自己也有，个人的车也经常

让集体用，老冯的小推车就是这样。一听说小推车很贵，冯大昌吃了蒜还不觉辣么，一听就知道人家要自行车钱了。梁金贵说：“你要小推车没用处，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了，小推车还有啥出息头？放在家里，你出借不？出借吧，磕磕打打，弄坏了咋整？不借吧，得罪人。就是平常不用，也肯走了胶。再一说，不久实现了机械化，你白给谁要？我看夜长梦多，倒不如赶快处理掉算了。”冯大昌说：“我若给队里推东西咋办？”对方说：“你是一队之主，干什么活儿自己说了算，偏要你去推小车吗？”大昌也觉得欠梁金贵这笔账快点还上好，就说：“可我没空去赶集呀。”对方说：“你准我假，我去。再一说你去卖小车影响也不好。”大昌说：“那就只好麻烦你了。”梁金贵说：“这算不了什么，你白黑为大伙操心劳神，俺拥护拥护队长也应当。”

一听队长把小推车卖了，在狮子街等着上工的社员没有议论别事的了。一个老社员说：“目下小推车可正顶用的时候呀。”一个说：“一个社员把干活的家什卖了，你再劳动，指望个啥？”冲子说：“人家把工具折变了，以后光靠脑力劳动呗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冯大昌推出那辆苏造自行车，冷冷地看了冲子他们一眼，说了一声“我给队里买猪去”，骑上车子就走了。

可是一场轩然大波并没有平息下去，所以当耿强问起小车时，这场大波又涌起了浪花。自然，更大的洪峰还在后边呢！

二

“耿强回来了！”

“……”

这个消息和春风一样，刮遍了杏花河两岸。杏花河欢笑了。

不断的逗留，不断的和乡亲们打招呼，几个钟头过去了，可是耿强还没有走完这离家几十米远的路程。他刚走到狮子街上那根安着广播喇叭的水泥电线杆跟前，听见背后一阵吱吱扭扭的声音，仿佛是一个患哮喘病的老人似的。他回头一看，见冯大昌骑着一辆自行车也来到了。冯大昌汗流浹背地从车子上跳下来，还没等得耿强问他干什么去，他就主动地指一指车后座子。耿强这才注意到车上摞了个大荆条篓，里头絮了些细软草。冯大昌说：“我赶了个青阳店集。寻思给队里买两只小猪，结果今集小猪上市的少，长嘴大耳朵，我相不中。”他又问：“小耿，来咱庄检查工作还是来看家？”他把“检查”二字说得很重。

耿强摇了摇头：“都不是。冯队长啊，你听了一定挺高兴——这一次我又回村里来了，和大家伙一块流汗水啦！”

冯大昌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往前凑了凑，支下车子，大声又问了一遍：“你说啥个？”

耿强又重复了一遍。

冯队长把头摇了几摇：“高高升了的人，咋能再回村子？

咱村里的庙小，可盛不下你这尊大神啦！”

耿强指一指车上的行李卷，又指一指车把上那个白底红字的塑料文件袋，看你老冯信不信。果然冯大昌的嘴巴好象“嘎吧”落了锁一样，再也张不开了。一转眼，冯大昌又忽然呀了一声，双手一拍：“对了！不住县委大楼，也得住大队接待室，比家里条件总是好一些，晚上嘛，让民兵小分队保卫一下也方便。大干部，安全问题总不能不考虑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呀！走吧！”他不等人家同意，就伸出巴掌，钳子似的手儿夹住耿强的车把，硬替人家扭转方向，在大街上拉拉扯扯。

耿强双手紧紧地护住自己的车把，他费了好大劲儿，被冯大昌扭错了的方向，终于又让他纠正过来了，对准了那宽广平坦的大公路。冯大昌吁吁地喘了一口气：“小耿，你到底要上哪儿？”

耿强说：“到你手下当个社员，要吗？”

冯队长起初一怔，然后才朗朗地笑将起来：“小耿，你出啥山相？俺那个小小生产队又没栽上梧桐树，你这金凤凰能落？”

耿强说：“这一次呀，还非落在你那个没梧桐树的小队里不可啦！”说完，他从那白色塑料袋里又摸出一个红皮小本子，对大昌一亮。大昌仰头一看，只见那本本封面上印着一行黑字：“人民公社社员劳动手册”。冯大昌说：“你连这也带下来了，你是当社员还是当书记？”耿强笑了：“老冯，你觉得社员和书记还不能并在一起吗？”

冯大昌不知是欢迎还是反对，他摊着双手，脸上出现了难以言状的表情：“你这号大干部来到生产队，俺往哪儿安？”

耿强笑了，他奇怪这样一个生产上很有魄力的人，碰上这点事居然为难起来，他说：“老冯，你觉得我不会锄地吗？”

大昌说：“你呀，耪高粱^①，开苗子，左看左成行，右看右成垄，一点不含糊，比上你的有几个？”

耿强说：“你以为我不会推小车吗？”

老冯说：“这是啥话！大前年队里盖仓房，你一小车就推三十个打坯^②，连个拉头也不用。贫下中农谁不翘大拇指头？”

耿强说：“既然这样，哪一件活路我干不行？若是不会的，还有你这个老师呢！”

大昌哎呀一声，说：“小耿呵，这比不得当年那时光了，过去你是个社员，干活劳动是本分，现在当上大干部了，再那么推车挑担的，人家不笑话咱土气，不笑话咱没个大书记的身架吗？”

耿强严肃地说：“老冯呀，从你说话中我察觉你似乎不大善于学习，思想不怎么赶趟。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看法也不大对头，你没有自觉地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，而是有意无意地扩大这种法权。我希望你要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。咱们共产党的干部要能上能

① 用锄去把高粱棵剃开，定苗，叫耪高粱。

② 打坯：用石杵把湿土打成块的坯。

下，能城能乡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不是为了当官，而是要当一个人民的勤务员，就是马克思所说的‘社会公仆’。所以过去是社员，今天还是社员，参加集体劳动仍然是我的本分。”

大昌连连点头：“对对对！最近我忙得也没参加政治学习。所以对这些新精神不大理解。哈哈……。”

耿强这才注意到，老冯当真骑的是梁金贵那辆苏造自行车：拙，笨，重，造型既不美观也不大方。才骑了多少年呀，你看喷漆都脱落了，坑坑洼洼，斑斑点点，好象地瓜暴了皮似的。当年梁金贵就是骑着这家伙今天赶集明日进城，这个伪装革命的叛徒，懒、馋、占、贪，样样拔了尖儿。别看这两个又粗又拙的车轮儿，倒帮了他不少的“忙”，呼呼这么一转，不是直朝下坡路滑得很快吗？不是“速修”到顶了吗？

眼下，这辆车子又转到冯队长手里了。

耿强说：“老冯，真是水涨船高呀，社员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你也提高了——骑上外国自行车了，真别具一格呀。”

冯大昌腼腆地说：“这叫什么自行车！人家社员都骑上亮光光的‘大金鹿’和‘小飞鸽’，你看咱拣了一辆‘一脚登’。除了铃铛不响，全身都响。咳，两个轮子转一遭儿，总比下步走快点。开个会什么的总方便些。”

耿强笑了笑：“同志，方便方便倒没什么不对。要一心光顾方便，光顾猛登，不抬头认认路子，车把儿扶不正，那可就跌交子了。”

冯大昌满不在乎地一拍车座儿，车座儿“呀”的叫了一

声，他说：“没什么。我这么大个人，一辆自行车我还扶不稳！”

耿强说：“如果错拐上高洼不平的路呢？”

大昌说：“你放心，路我很熟悉，错不了。”

不一会儿，耿强回家放下行李，来到钻天杨底下，这时冯大昌手里端了一个大竹筛已在等他的“新兵”了。

耿强说：“分配吧？”

老冯啥也没说，把竹筛往他面前一扔。

耿强一怔，不知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。

冯大昌又重新把竹筛端起，双手递在青年书记手里：“给！到三号仓库去拣豆种吧。”

耿强看看竹筛，笑了：“拣豆种？我这样一个五大三粗的棒劳力，叫我去拣豆种，这不有点大材小用了吗？”

大昌说：“咳，你是大队书记，又是县委副书记，你今天既然来到我手下当兵，得服从我分配呀！我叫你干啥你干啥好了。”

耿强摇摇头：“你这是‘驯服工具论’，我不能没分析地去盲目服从。”

大昌说：“头一次共事这不黄了！就不兴俺照顾一下上级领导了？”

耿强双眼一亮：“照顾？这又分明是让我闹特殊性儿！老冯呀，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旧货色，你怎么老舍不得丢一点呢？要记住：你和我都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呀！”

老冯索性说：“好，你看干啥合适，你就干啥，由你自

己挑选吧！”

耿强说：“刚才见一伙青年人推小车，我先去劳动一阵，出点汗再说。来，给我一辆小推车！”

冯队长说：“小推车倒不少，光新的咱这个队就有二十一辆，外加社员自己的十三辆，一共三十四辆。队里干活，往往说干啥都干啥，可不能每个棒劳力都给他一辆小推车呀。目下所有的小车都用起来了，噢，刚好小牛今天请了假，我在他使的那小车上打点滑机油，你推起来也可以。”

耿强心里话：只要有了活路干就好办了。他点点头，跟着冯大昌去推小车。

三

“耿强回来了！”

大门“呼隆”打开，梁金贵的老婆咋呼了这么一句。正在点钱的梁金贵咚地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好象他错坐在烙铁上一样。他刚从青阳店赶集归来，头上顶了一头尘土，也还没迭得抽打。他把干枣脸一沉：“他多会来的？”

“今天你赶集走了以后。”

“他来干什么？”

“听说来包队抓点。”

“呆多长时间？”

“听说还是回来当他的大队书记，要长期在这里参加劳动。”